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藥會醫學叢書之三

傷寒論輯義按十冊

定價大洋

伍元

著者

武進惲鐵樵

參校者

武進徐衡之
江陰章巨膺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寄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及各省分館

發行處

上海三馬路雲南路會樂里三弄二家惲鐵樵醫寓



本書爲函授講義之一
種民國十五年八月曾
向北京內務部註冊此
次擬出版後再呈國民
政府註冊特此聲明



藥盒醫學叢書之三

傷寒論輯義按卷六

武進惲鐵樵著

辨厥陰病脉證并治

受業 武進衛之徐 江陰巨膺章壽棟 校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虵下之

利不止。

玉函。食則上。有甚者二字。利不止。作不肯止。脈經。千金翼。並同。無食則之食。

程云。厥陰者。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極則逆。逆固厥。其病多自下而上。所以厥

陰受寒。則雷龍之火逆而上奔。撞心而動心火。心火受觸。則上焦俱擾。是以

消渴。而心煩疼。胃虛而不能食也。食則吐虵。則胃中自冷可知。以此句結前

證。見爲厥陰自病之寒。非傳熱也。且以見烏梅丸爲厥陰之主方。不但治虵

宜。蓋肝脉中行。通心肺。上巔。故無自見之證。見之中上二焦。其厥利發熱。



則厥陰之本證。胃虛藏寒。下之則上熱未除。下寒益甚。故利不止。錢云。邪入厥陰。則陰邪自下。迫陽于上。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而消渴也。消渴者。飲水多而渴不止也。陰中之陽。受迫而在上。故消渴而胃覺飢。然終是陰邪。所以不欲食。客熱尙不殺穀。况陰邪乎。即使強食。陰邪不能腐化。濕熱鬱蒸。頃刻化而爲虺。隨陰氣之上逆。故吐虺也。若不知。而以苦寒誤下之。則胃陽敗絕。眞陽下脫。故利不止也。舒云。按此條。陰陽雜錯之證也。消渴者。兩有熱也。厥陰邪氣上逆。故上撞心。疼熱者。熱甚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飢而不欲食者。陰寒在胃也。強與之食。亦不能納。食必與虺俱出。故食則吐虺也。此證上熱下寒。若因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張云。張卿子曰。嘗見厥陰消渴數證。舌盡紅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黃連等湯皆不救。蓋厥陰消渴。皆是寒熱錯雜之邪。非純陽亢熱之證。豈

白虎黃連等藥。所能治乎。鑑云此條總言厥陰爲病之大綱也。厥陰者爲陰盡陽生之藏。與少陽爲表裏者也。邪至其經。從陰化寒。從陽化熱。故其爲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也。

楊氏活人總括云。張氏有言。厥陰爲病。消渴。氣上衝心。飢不欲食。食即吐。虬吐。虬既出於胃冷。設有消渴之證。何哉。蓋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耳。設或大便鞭結。是亦蘊毒使然。又不可指爲燥糞。但用生料理中湯。加大黃入蜜。以利之。白朮乾薑。所以輔大黃也。丹案。六書。加味理中飲。本于此說。當考。

鐵樵按。謂厥陰病是寒熱錯雜之證。自是不誤。因厥陰主方是烏梅丸。烏梅丸之藥味。寒熱並用者也。然本篇可疑處。較他篇爲多。可取法處。較他篇爲少。愚有心得。與經文絕不類。頗以離經叛道爲嫌。然治病則奇效。其方法均從千金內經得來。是雖與傷寒論不同。於中醫學未爲魔道。竊疑傷寒論厥



陰篇原文散失者多。已全非仲景書真面目。故用以治病。十九無效。而厥陰之真意義。遂無人得知。病人之患厥陰證者。有死而已。吾既有所得。若復秘之。於心未安。且吾之得此。亦有緣法。非徒勤求古訓。假使不公布。不知更須幾何年。方能明白。則吾罪大矣。茲仍照前例。逐節加按語。未能完全之處。限於能力。若有機緣。他日再公布之。

詳本節心中疼熱。肌而不欲食。是病在胃。下之利不止。是病在腸。腸胃病。不屬之陽明。不屬之太陽者。以其病之兼風化也。傷寒論之六經。太陽兼寒化。陽明兼燥化。太陰兼濕化。少陽兼火化。少陰兼熱化。厥陰兼風化。寒化。故惡寒。燥化。故渴。不惡寒。但惡熱。濕化。故腹滿。火化。故口苦。咽乾。少陰之熱化。是虛熱。故多從治。厥陰之風化。是內風。非外風。故陰陽不相順接。飢而不能食。利而不得止。皆陰陽不相順接。故也。若何是陰陽不相順接。說在下文。



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玉函。千金翼。脈上。有其字。

鑑云。厥陰中風。該傷寒而言也。脉微。厥陰脉也。浮。表陽脉也。厥陰之病。既得

陽浮之脉。是其邪已還於表。故爲欲愈也。不浮則沈。沈。裏陰脉也。是其邪仍

在於裏。故爲未愈也。錫云。王良能曰。陽病得陰脉者死。不浮。未必卽是陰

脉。故止未愈。不曰沈而曰不浮。下字極活。張云。案仲景三陰。皆有中風。然

但言欲愈之脉。而未及於證治者。以風爲陽邪。陰經之中。得風氣流動。反爲

欲愈之機。

鐵樵按。中風二字。是術語。與太陽篇中風二字。同一意義。蓋發熱而有汗之

謂也。厥陰中風。猶言厥陰證發熱有汗。脉微浮。爲病有向外之機轉。是不相

順接者。有變爲順接之傾向。故爲欲愈。反是爲不欲愈。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玉函。千金翼。作從丑盡卯。



錫云。少陽旺于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厥陰病解于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徐旭升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為主也。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玉函。千金翼。愈上。有卽字。喻本。程本。錢本。魏本。並無渴字。

程云。厥陰之見上熱。由陰極於下。而陽阻於上。陰陽不相順接。使然。非少陰水來尅火。亡陽於外者比。寒涼不可犯下焦。而不妨濟上焦。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使陽神得以下通。而復不犯及中下二焦。亦陰陽交接之一法也。丹云。成氏以降。以渴欲飲水。爲陽回氣煖。欲解之佳兆。殊不知消渴。乃厥陰中之一證。特柯氏註云。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陰消渴最宜之。是也。蓋曰愈者。非厥陰病愈之義。僅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也。汪氏引武陵陳氏。辨篇首消渴。與此條之消渴不同。竟不免牽強耳。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錫云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屬陰寒之證。故不可下。然不特厥逆爲不可下。卽凡屬虛家而不厥逆者亦不可下也。張均衛曰。虛家傷寒。未必盡皆厥逆。恐止知厥逆爲不可下。而不知虛家雖不厥逆亦不可下。故併及之。汪云。仲景於後條雖云熱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下之一法不輕試也。諸字是該下文諸厥之條而言。虛家亦然者。言人於未病之前。氣血本虛也。丹云。玉函從此條以下至篇末。別爲一篇。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第十。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成云。陰氣勝則厥逆而利。陽氣復則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則陰氣還勝。而復利也。張云。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言傷寒表證罷。先見厥利而後發熱。非陰證始病。便見厥利也。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下文見厥



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鐵樵按。張註是也。冠以傷寒字。是言厥陰症從傳變來。先厥後發熱而利。是因厥而利。非因熱而利。厥而利。當觀熱之先後。假使熱在後。雖利必自止也。與三三二條合觀。則知厥爲病進。熱爲病退。厥則熱在裏。其脉沈。甚則至於伏。故云熱深厥深。熱則病向外。其脉浮。故云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

恐爲除中。

原注。一云消中。

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尙在。必愈。恐暴熱來。

出而復去也。後日脉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



必發癰膿也。

食以索餅。千金翼。作食之黍餅。後日脈之。成本。玉函。作後三日脈之。玉函。無所以然以下三十八字。

錢云。自始發熱。至夜半愈。是上半截原文。所以然者。至必發癰膿止。乃仲景自爲註脚也。但厥反九日而利句下。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不然。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二句。且所以然句下云。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是明明說出。其爲脫落無疑矣。然何以知其爲復發熱利止乎。上條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况自食索餅後。並不言利。是以知其復發熱而利止也。言始初邪入厥陰。而發熱者六日。熱後厥者九日。是發熱止六日。而厥反九日。厥多于熱者三日矣。故寒邪在裏而下利也。厥後復發熱三日。利必自止。大凡厥冷下利者。因寒邪傷胃。脾不能散精。以達于四肢。四肢不能稟氣于胃。而厥。厥則中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已回。但恐爲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胃中垂絕之虛。



陽復燄。暫開而將必復閉。未可知也。姑且食以索餅。索餅者。疑卽今之條子。麵及饊子之類。取其易化也。食後不停滯而發熱。則知已能消穀。胃氣無損。而尙在其病爲必愈也。何也。恐其後發之暴熱暫來。出而復去故也。食後三日。脈之。而厥後之熱續在者。卽期之明日夜半愈。所以然者。以其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計後三日。續發之熱。又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爲陰陽相均。勝復之氣當和。故期之旦日夜半。陰極陽回之候。其病當愈。所謂厥陰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所謂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爲陰陽相當而愈。則其熱當止矣。若脈仍數。而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陽邪太過。隨其蘊蓄之處。必發癰膿也。汪云。卽來復驟去者。此胃中真氣得食。而盡泄於外。卽名除中。而必死矣。魏云。食索餅以試之。若發熱者。何以知其胃氣亡。則此熱乃暴來出而復去之熱也。卽如脈暴出者。知其必死之義也。陰已盛極。



于內孤陽外走。出而離陰。忽得暴熱。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凡仲景言日。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厥七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柯云。發癰腫。是陽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傷寒留毒者是也。丹云。金鑑云。不發熱之不字。當是若字。若是不字。卽是除中。何以下接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之文也。蓋二恐字。皆疑爲除中而下之。若是發熱。則不可更言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此說不可從。又云。方云。索當作素。謂以素常所食之餅餌飼之一說。無肉曰素。志聰云。索餅。麥餅也。此說非也。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洩麵使合并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緇素雜記云。凡以麵爲食具。皆謂之餅。清來集之偷湖樵書云。今俗以麥麵之線索而長者曰麵。其圓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



謂餅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麵耳。此漢人以麵爲餅之一證也。知是錢氏爲條子麵者。確有依據也。

鐵樵按。此條文字冗長。而語氣不相續。錢氏補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亦僅就文字上推測。似乎有此七字較順。然可疑處正多。食以索餅句。簡直無此情理。胃氣尙在與否。不能假色脉以斷之。乃乞靈於索餅之試驗。尤無理之甚者。恐暴熱句與上文不相接。謂是提筆屬之下文。亦復不類。此外不可解處尙多。猶之讀模糊之碑帖。字迹且不明瞭。無論意義。然若對於字句之支離滅裂。不求甚解。第就大段求其神理。卻有可以領會之處。仲景之意。蓋謂厥與熱。日數恆相當。若厥多於熱。則病危。若熱多於厥。則作癰膿。凡厥且利者。例不能食。若能食者。爲除中。食以索餅句。固誤。證以此下一條不發熱句。亦誤。蓋胃中寒。爲除中原因。但當問胃寒與否。與發熱無干也。以上所述。爲



本節意義之可知者。至於厥與熱何故相當。自有其理。下文詳之。

傷寒脉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脉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

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今與玉函作而與。此名玉

函。千金翼作此爲。錢曰。徹。讀爲撤。

汪云。脉遲爲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必其病初起。便

發厥而利。至六七日。陽氣回復。乃乍發熱。而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但見其

發熱下利。誤認以爲太少合病。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脉遲云云

者。是申明除其熱之誤也。成云。除去也。中。胃氣也。言邪氣太甚。除去胃氣

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也。柯云。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

食祿將盡者。是也。程云。對上文看。則食入必發熱可知矣。必見下利厥逆

發躁等證而死。上條脉數。此條脉遲。是題中二眼目。丹云。金鑑云。傷寒脉



遲六七日之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非除中證矣。有此四字。始與下文反與黃芩湯之義相屬。此說頗有理。然而汪氏太明備。不必補厥而下利四字。而義自通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汪云。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回變熱。熱邪太過。而反汗出。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其喉爲痺。痺者。閉也。此以解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也。又熱邪太過。無汗而利不止。便膿血者。此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泄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痺。或問。中寒之邪。緣何變熱。余答云。元氣有餘之人。寒邪不能深入。纔著肌表。即便發熱。此傷寒也。元氣不足之人。寒邪直中陰經。不能發熱。此中寒也。寒中厥陰。爲

陰之極。陰極則陽生。故發熱。然亦當視其人之元氣何如。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真陽脫也。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不能勝邪熱。全賴涼藥以平之也。余疑此條證。或於發厥之時。過服熱藥。而至於此學者。臨證宜細辨之。丹云。汪云。常器之曰。喉痺可桔梗湯。便膿血可桃花湯。然桃花湯內有乾薑。過於辛熱。不可用也。如黃芩湯可借用之。張云。便膿血者。白頭翁湯。未知何是。

鐵樵按。厥陰與少陽同。皆自下而上。第一節氣上撞心。卽是此節喉痺之理。便膿血。氣下陷。下陷卽不上衝。故喉不痺。試就本節一爲推敲病之形。可以證明。喉頭扁桃腺與汗腺有關係之說。厥而下利。可以證明神經與腸有

